

銀好的世界



漫天雪 著

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

銀 好 的 世 界

漫 天 雪 著

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

銀 好 的 世 界

著 作 者： 漫 天 雪

出 版 者： 大 光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
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四號

承 印 者： 志 豪 印 刷 公 司

香港柴灣祥利街七號

萬峯工業大廈十二樓A座

1978年1月初版 H.K. \$ 4.00

版權所有 * 翻印必究

目次

這不過是死神	一
苗	一二
手	二七
月明她需要控訴	四二
仇恨的延續	六二
銀好的世界	九四
世界是美麗的	一一八

這不過是死神

辛勞了一天，寶玉躺在床上，徐徐入夢了。

人家說「天上人間齊煎迫」，現實已夠冷酷了，夢也不饒人，它也是現實的重覆呀。就算是美夢又如何，好夢由來最易醒啊！

寶玉在朦朦矓矓之中，只見一個男子向她迎面而來。那人漸漸走近，才看清他睜眉突眼，肚滿腸肥。正是雖無過分，面目可憎。他的可憎不在他那醜惡的五官，而是他那副不可一世的驕橫樣子。

「你是誰？你來這裏做甚麼？」寶玉喝住他。

「我嘛，我是死神。」他的聲音又響又亮，床也似乎讓他的聲音震撼着。

「死神？」寶玉驟吃一驚，他們雖素未謀面，但「死」的大名，在人世間，早已如雷

貫耳了。

「不錯，我是死神。我肚子餓了，要拿你們做點心。我本來可以喜歡吃那個就吃那個。但今天，我的心情好，大發慈悲，先問問你的意見。唔？這裏的人，你喜歡我吃哪一個？」

寶玉隨他的指頭望去，「這裏的人」全是她的親人——丈夫和孩子。

「你喜歡我吃哪一個？」還有比這更殘酷的「徵求意見」嗎？

寶玉有點顫慄，她默不做聲。

「讓我拿主意，就吃這一個吧。」寶玉隨他的手指望去，天！他要吃的竟是自己的丈夫，一個同自己相依了大半輩子的親人。

歲月無情，時間消逝得多麼快啊。還記得十多年前，兩人都那樣年輕；年輕並不代表着無憂無慮，兩人都是在飢寒中長大的窮家孩子，都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擔。

那時候丈夫榮是一間士多商店的小夥計。他像電鐘上的秒針，沒有一刻空閒，他試過在烈日下來回奔跑了六十遍，送貨。光是走石級和陡坡也使人吃不消了，何況還「身負重



「我嘛，我是死神。」

任」——馱着貨物。

他們戀愛、結婚、生兒育女，是那樣的平凡，但又那樣真實。婚後，榮更勞碌了。他辛勞了半生，得了甚麼呢？只是一身病症：氣管炎、胃病、風濕……還有，夠了。

爲了環境，他只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腳？她向丈夫的腳望去，那隻腳又紅又腫，貼着狗皮膏。是的，他的風濕病又發作了，痛得不能動彈，痛得忍不住在牙縫裏發出呻吟。此刻，也許醫生的藥發生了效力，也許太疲倦了，他才昏昏沉沉的睡去。

十多年前，自己伏在他懷中，倚靠他，信賴他，而至付托終身。他也盡了人夫人父的責任。

而今天，他却要「倚賴」她了。這「倚賴」只不過是她把他當做兒子一般照顧和關懷。不是嗎？她對他的關心，都在那瞪眼和嗔罵中。

「夫婦之道」就是這樣，誰說「夫婦之道苦矣」呢？她不明白爲甚麼有「怨偶」的事，爲夫爲婦者，將心比己，多爲對方想一些，那麼二人世界中，就會平添許多溫馨。

寶玉又怎會讓他充作死神的點心呢？她又擺手又搖頭的叫道：「不！不成，你不可以

吃他。」

「那麼，他吧。」死神用下巴朝着她的大兒子。

她深情地望着她的寶貝。是的，十三歲了，已是一個少年，長得比自己還高了。他的頭髮又濃又黑，像潑墨一般。還記得他出生的時候，小頭顱真是一毛不拔的，因為拔無可拔啊。只有稀稀疏疏的茸毛，和癩痢頭差不多。初為人母的她有點擔心，兒子將來能不能長頭髮？

很快的，兒子的頭髮，又濃又密。她若有所憾心實喜之地自言自語：「爲付你這小傢伙的理髮錢，使媽媽更窮了。」丈夫就會「嘲笑」她當初的白擔心。

好像兒子還把她的背作床，還在吮吸她的奶，但是他已經比自己更高了。他有點笨，讀書成績也欠佳。但他忠厚老實，他還在父母的蔭護下，沒經過生活風雨的洗禮。他未來的日子還很長，她怎能讓兒子做死神的點心？不是太無辜了嗎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

「不！不！」她大叫起來。

「那麼，這個吧。」死神又指向她的女兒。

女兒睡得很香，濃濃的頭髮蓋着她的小臉，但蓋不住她甜甜的笑靨。這笑會使她忘憂，真的，女兒是她的忘憂草。

她溺愛女兒，她是獨生女是一個因素。主要是她孕育着她的時候，寶玉曾經做過「劊子手」，吃了許多墮胎藥，去黑市醫生那裏打過針，但是女兒還是頑強地撐大着她的肚子。

寶玉又急又怕，她不知道怎麼辦？她並不怕生產時陣陣痛楚，也不是討厭孩子，何況「兩個妙」，但環境的惡劣，使人實在「妙」不起來。

做墮胎手術嗎？拿不出錢。

女兒出生了，特別弱，特別怕冷。她就內疚自己吃墮胎藥太多了。以後她對女兒特別姑息。

小女兒是任性的，堅強的。很像當年「強佔肚子」的倔強。她甚至很少哭，給責備的時候，只是一臉的不服氣。寶玉想，這個臭脾氣和自己是一模一樣。

她決不肯讓女兒做死神的點心。她肯定地說：「這一個也不可以。」

「那麼，只有這個小不點兒了，又瘦又小的。」死神不滿意地，想去抓寶玉的小兒子。却給寶玉挺身而出擋住了：「你也不可以吃他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死神怒吼了。

爲甚麼？這個告訴死神又有甚麼用？他是不會明白的，就算明白又怎樣？

小兒子是「不速之客」，他的來臨，使寶玉徬徨和痛苦。但是吸取了上次的經驗教訓，再不肯胡亂吃墮胎藥了。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，還是勇敢地面對現實吧。就這樣，這個小家庭成了五口之家。

小兒子是瘦小的，但却是精靈的。有點小聰明，自信心也很強。有一次段考，英文默書在成績表上畫上了紅字，只得五十分。母親問他：「你是懶惰還是粗心？」他說：「媽媽，你看我下一次段考的成績吧！」

下一次段考，他的英文默書是九十五分。對一個才八歲的孩子，母親還有甚麼話說呢？

小兒子是家中的寵兒，哥哥姊姊都讓他一點點。他也沒有恃寵生驕，算起來，他還是

乖孩子哪。

早幾年，寶玉爲了工作，經常用布條把這孩子綁在家裏，有時又把他塞去托兒所，對他親近的時間不是很多。所以對這小兒子，她一向總帶一點歉疚的心情。

而此刻，能讓他做死神的點心嗎？是萬萬不能的。

寶玉和死神僵持了一會。死神陰惻惻地笑了起來：「我已經餓了，我已經再沒有甚麼同情心了，我只有吃你。」

「吃我？」寶玉驟吃一驚。

「呀！拿他們來交換你，公平得很嘛。」

甚麼？拿他們「交換」？他們根本是自己的親人，不是你死神所有的呀！真是強詞奪理，寶玉氣得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「別阻時間了。」

「哦？」

爲甚麼自己要讓他吃掉呢？就憑「死神」二字？「道理」就像富者欺貧一樣？

這個家不能缺少自己。不要說孩子們還小，需要自己照顧，不要說家裏的經濟需要自己承擔，就是感情上也難以割捨啊。

自己這半生做過甚麼壞事，要非死不可呢？沒有。自己這半輩子勤勤懇懇的工作，不要說沒有做過壞事，還要挺直腰板去面對生活的橫逆、生活的風雨。

起早摸黑的工作，所得的成果，是貧者越貧、富者越富。

但是，還是對生活充滿信心。因為寶玉深信，這樣的社會制度一定會變。目前，雖然金錢和權勢說話的世界，但這些阻擋不了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。

就憑「死神」二字就要吞滅自己？沒那麼容易的事。束手就擒，是懦夫。寶玉決不甘於如此。

「你憑甚麼要吃我？」寶玉疾言厲色的面對強敵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你這樣問不是太天真了嗎？幾千年來，我、財富、權勢三兄弟操縱了整個人類，你們的喜怒哀樂全在我們掌握之中。沒有誰來問過我這問題，我也不許人問。不過，我一向無聲無息的吃掉了人，覺得厭煩了，所以今晚才口齒癢癢地多問你幾聲，你

真是不知好歹。」

「你爲甚麼不吃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呢？他們也該死了。」

「他們嗎？他們有我兄弟給的金錢和權勢，是我兄弟的化身。吃他們不是自相殘殺嗎？你好天真。哈！哈！」

「哼！你們也作惡得太久了。我一不要財富，二不畏權勢，也不怕你死神。你別以爲你巨大，你養尊處優慣了，不勞而獲慣了，你已經是外強中乾了，我不會打不過你。就算我打不過你，流血而死，也勝於束手待斃。來吧，死神。」

死神吃驚了，他登、登、登的後退了幾步。從來沒有人對他這樣無禮，他於是嚎叫一聲。

房子裏搖晃了兩下。死神微吃一驚，他以爲他的叫聲可以震塌這屋子的。原來自己是老朽了！

寶玉打他，拳頭落在他身上，像打鼓，他不痛也不癢。她咬他，但是一點皮肉的傷對他又有甚麼大礙呢？她必須咬斷他的喉嚨，但是他是那麼高大，她是力有不逮了。真的，

一個人的力量是太小了。她要喚醒親人和衆多的受害者，一起來做這事。要智取還要力敵，就需要有團結的力量。

她張開喉嚨想喊叫，死神一急，用巨手掩着她的嘴巴，她掙扎，掙扎……醒了。混身濕透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她環顧四周，丈夫和孩子都睡得安詳。死神呢？他隱蔽去了。壞的東西，總是不敢面對清醒和勇敢的眼睛的。

寶玉笑了起來，她對生活的信心更富足了。

苗

清晨。

小英半睡半醒的抱着枕頭，她還不願意起來。也許還早吧？不用擔心，媽媽會喚醒自己的。

啊，不！不！小英突然從床上跳下來，再沒有人來喚醒她了，媽媽已經死了，永遠沒有了她粗糙起繭的手推醒自己了。

她望了望小鐘，已經八時四十五分。她呆住了。她不知道應該是返工還是休息，返工是遲到了，「大佬」（工頭）會罵的。休息呢，沒有請假，也是要罵的。

橫豎都是罵，讓他罵個夠吧，索性休息一天算了。

小英突然驚覺了甚麼似的看着木門，門還有一道小縫沒關好，她忙去把門拴好了。是

小牛今早走得匆忙了。也太難爲他了，才九歲的小弟，早上五時就要起床，趕回鷄鴨檔，去拔鷄毛、鴨毛，換取它七十塊的月薪。

但小牛從不哼一聲，他像牛一樣壯實，一樣倔强。記得他初做工的時候，常常半夜裏三四點就起來，害得媽媽罵他：「傻孩子，還早嘛，去睡吧，去睡吧，媽會喚你的。」

「媽，不用你叫。你睡多些吧，我會知道時間的。」小牛很疼媽媽。媽媽有胃病，心臟病，已經不歇地看了兩年醫生了。

有時候，睡到半夜，小英就會痛醒。因爲小牛用力地扯着她的頭髮，把姊姊當做鷄鴨了。她不忍責備他，真的，多好的小弟啊。

現在媽媽死了，自己就成了當家人。但自己却還是渴睡蟲，弟弟走了自己也不知道。還睡過了時候，「失更」了。

噢！今晚睡前要撥好鬧鐘，早上上班的時間是沒法預算的，車的長龍長又長，光說「塞車」已不符合事實了。她覺得自己每天乘的好像是無頭無尾的火車，一卡連着一卡的。呀。媽死了才七八天，自己又要找地方搬遷了。